

平民萝卜

张金凤

“萝卜”，唇齿间嚼着这个词，就有津津的鲜辣滋味在味蕾的记忆中跳舞，眼前浮现深秋的一片青绿。

市井间呈现的萝卜是青青的棒槌模样，这是忽略了它童年和青春的萝卜，是一个只有故事和无限爽辣滋味的中年萝卜。认识萝卜的童年需要攀着节令的竹筒，从数千年的农耕园圃中探看。《诗经》里的萝卜叫“菲”，这粗手大脚的民间萝卜，当时备受人们宠爱，那叫作“菲”的植物呈现的是一片翠绿碧盈的秋天菜地。大地上的萝卜叶子折射着蓬勃的生机，但土里看不见的部分才是萝卜的内核和灵魂，那是一只只萝卜埋头于沉寂中在历练。光鲜的终如浮云，沉潜的事物总是在最后给你瞠目结舌的答案。萝卜如是。

“拔起萝卜带出泥”，萝卜与泥土是血脉关系，被泥土掩盖着的萝卜，它潜藏着、生长着，将土里暗藏的那水、那甜、那辣、那脆都吸附而来，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身体和生命。一层微皱的外皮内，是一层半指厚的青绿色铠甲，俗称萝卜皮，它是最辣的部分。穿过萝卜皮才是充满水脉的绿色瓤，这就是简单的萝卜，它仿佛在传递一种朴素的乡土哲学：谁不能承受萝卜皮的辣，谁就难以抵达它内里甜津津的水脉。

时令到了伏尾，酷暑的炎热在慢慢消退，北方平原上高大的夏庄稼间隙里，一小块一小块熟地给萝卜留着舞台。土地被刨整得喧软，筑起矮矮的垄。戏台不能太高，那些萝卜的褐色种子太纤小，它们

不怕乡村的风，但是怕羞，怕被看热闹的人群搅扰了香梦。

日子还热着，汗珠在菜畦边化成了秋风。立秋了，萝卜苗绿莹莹地盖住了菜地。萝卜似乎从一出土就是农人碗边的花儿，在萝卜畦里小心翼翼地间一把萝卜苗，将脆生生、水汪汪的萝卜苗儿洗净，淋上几滴醋或者酱油一腌，萝卜苗就像扮上戏的角儿，成了开胃合口的下饭小菜。畦里的萝卜苗密匝匝，拔几次也不见少。萝卜的成长像一场马拉松，童年要经过多次筛选和竞争，要跨过许多次间苗的坎，才能成行成趟肩负使命一直长到老秋，成为深秋里威武的大萝卜。

仲秋时节，萝卜，苗儿绿得满眼苍翠，赛过拇指粗的萝卜，有了辣性，用来蘸酱下饭那是天然佐餐佳品。萝卜叶子此时汹涌着绿，人们擦着汗珠盼着大豆赶紧落地，好磨豆浆值小豆腐时吃，一家家的灶房里飘荡着萝卜缨子小豆腐的香气，把月亮亮得都瞪圆了明亮的眼睛。

人们喜欢萝卜泼辣辣的生长，它们像乡下散养的野孩子一样，风里生、土里长，没病没灾地长大。萝卜夏天种初冬收，期间并不需要施肥除虫等繁琐程序，只要不渴，它就水润润的一个劲长。在干旱的日子里，它努力咬牙坚持，把筋骨锻打得坚硬。人拔起旱地里的萝卜，咬一口，嗨，太辣了！不怨萝卜，天气太干，那股辣是它对自然的硬骨和脾气。

“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。”《诗经》中这样唱，曾经被叫作“菲”的萝卜，古称也有蔓菁之说，后来这两个名字成了两种植物，

“葑”是蔓菁，“菲”便是萝卜。观“蔓菁”二字字形，颇有仙气，宛若衣袂飘飘的闺阁女子，又如降临人间的仙子。《尔雅》称萝卜为芦菔，众多典籍和杂史中赐予它芫突、紫花菘、莱菔、罗服、萝菔等诸多名号。最终，只有“萝卜”被老百姓认了下来。“萝”有袅娜之态，似爬蔓的植物，而它卸下了自己的水袖和攀援高处的梦，愿意将自己的青春在土里长大而不是在风中招摇。老百姓愿意把自己的眼睛看向更开阔的天空，不管眼下的日子多么贫瘠，有一个“萝”字陪伴是心安的也是旖旎的。

在乡下，萝卜似乎是一种万能作物，医家把它当药，老百姓也无师自通用它消弭许多身体的业障；人们把它当成水果，嘎嘣脆的萝卜是沉闷日子里溅起的水花，宏大叙事里精彩的抒情，严整交响乐里跳跃的华章。更多的餐桌把它当饭当菜，在曾经节衣缩食的日子里，萝卜甚至挑起大梁。萝卜身兼数职，是锅边旋转的母亲，是磨道里跋涉的父亲，是荷叶笺上开出的一剂药方，是粗瓷大碗里的梁柱，是休闲时光里的锦上添花。

一剂萝卜天下安。老百姓不慕求别的，身安就是最好的本钱，“鱼生火，肉生痰。萝卜白菜保平安。”他们心头默念着祖先留下的咒语，对生活的取舍理智而淡薄，在他们眼里，鱼、肉比不得一剂萝卜更体贴。

乡下人吃萝卜形成一个套曲，最粗的吃法常常在庄稼地里，那时候萝卜还在畦上度青春呢。劳作的人或许是乏累了，需要萝卜的辣气

提神；或许是渴了，需要它的汁水润喉润身；或许就是饿了，手脚轻飘飘的少了力气。从垄上拔只萝卜，用手一摩挲，就算是净除了泥土。拿锄刃或镰头的刃口“咔嚓”将萝卜劈开，嘎嘣嘎嘣，吃得汁水恣意，心情灵动。野地里吃萝卜自然是粗犷型的，居家萝卜可是煎炒烹炸，无处不在，成丝、成片、成块、成夹层、成丸子，萝卜在餐桌的舞台上无穷的变身，最长久的还是腌制成萝卜咸菜，终年相伴在人们的餐桌。有民谚说：“消食萝卜胀食葱。”还有更抬举萝卜的说法：“秋日萝卜赛人参”，又说“萝卜下了地，郎中没生意”，简直把萝卜说神了，老百姓就是买萝卜的账，一年年种萝卜、吃萝卜，吃得红光满面，吃得顺心顺气。

种植在夏尾的萝卜经过火的育秧，秉性里就有火辣辣的气质和嘎嘣脆的豪气。萝卜在人们忙忙碌碌的秋季劳作里悄悄长大，长到立冬就是萝卜的婚期，完全长成的它需要打点心情，归宁于家。“立冬萝卜，小雪白菜”，收萝卜是在初冬。人们在忙忙碌碌的秋收里似乎忘记了萝卜，只有在日光场净，将庄稼捋得天下大定的时候，才看见那满园翠盈盈的萝卜，劳碌的皱纹立即舒润了，那是节气留给他们的一个惊喜。

收萝卜的车子将萝卜迎回家，在背阴的地方挖一个狭长的地窖用来储存萝卜。长成的萝卜是水灵灵的姑娘品性，人们就是喜欢它的水性，哪一天切开一个萝卜看看辣了瓤子，人们就会摇头，人们对那种好看中用的人和事物，都说是“糠心

萝卜”。萝卜的水性是一腔柔情，你要是怠慢了它，它一伤心流了泪，心就糠了。要留住萝卜的脆生和水脉，就要窖存。挖深深的地窖，用湿润的土盖紧，给它长久的温存和保湿。严冬来的时候，还要在萝卜窖子上放些苞米秸保暖，看看，萝卜一离开土地就成了千金小姐。

萝卜是属于平民的，它似乎登不得大雅之堂，没听说谁家祭祀摆供要用萝卜，也少有以之待客的，宫廷御膳中，萝卜是个靠边站的，但关键时候皇帝、妃嫔也偷偷吃它。萝卜在公众场合被忌讳，是它极强的反应能力使然，它嘎嘣脆的秉性即使到了人的肚腹之中，也难以被改良和收编，它甚至能串通得五脏造反，一截萝卜吃下去，立即就胃腹松动，将五脏六腑串通起来，携浊气上下通达。这样返璞归真的表达实在有辱斯文，被“君子”们排斥。老百姓不论这个，自管吃自己的萝卜放干脆的屁，日子率性而天然。

其实萝卜也有风雅，读书人深知萝卜给人带来的福气，便把那些喜爱平平仄仄地记录了下来，“熟食甘似芋，生吃脆如梨。老病消凝滞，奇功真品题。”药圣李时珍将萝卜研究得通透，《本草纲目》中有萝卜的“九可真经”曰：萝卜“可生可熟，可蔬可齏，可鼓可醋，可糖可腊可饭，乃蔬中之最有益者。”纵观天下菜蔬，还真难有如萝卜这么通达的。

平凡的萝卜深扎在老百姓的日子里，在谚语和俚曲中，也被镌刻进医术和诗句里，它们在民间开着生动的花。

二姑娘拒“啃老”

李秀芹

邻居老孙家的儿子小名叫石头，名字起得挺坚硬，但他的个性却十分绵软，小伙伴给他起了一个外号“二姑娘”。

石头家是一般的庄户人家，为了供他上学，石头爸在小煤井上挖煤，石头妈在砖厂打工。小煤井不到腊月就停井了，石头爸就到劳务市场上打零工。等石头大学毕业了，石头不想让爸妈再干力气活，但老两口有自己的想法，这石头刚刚毕业，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马上就找媳妇结婚。家里就五间破瓦房，现在的女孩都愿意去城里买房子，几十万的天文数字，靠石头自己挣得猴年马月呀？

石头在家找了几份工作都不合适，就离家到外地求职去了。几年后，石头在一家纺织厂做起了销售，工作干得挺不错。石头爸妈在家节衣缩食，为了让儿子在大城市买房子，起早贪黑辛苦劳作。

石头的桃花运也不错，工作没几年，就领回来一个漂亮女孩。女孩父母都是退休教师，家里就这一个宝贝女儿。石头爸妈见到准儿媳后，想让儿子买房结婚，把这些年的积蓄都给了石头。

石头爸告诉石头，以后他就是拼了老命也得帮儿子还完房贷。石

头领着女友走后，村里人都暗自数落这个二姑娘，“养儿，养了个狼心狼，再狠也狠不过老孙家的二姑娘。爹妈牙缝里挤出的钱都给了他，还得搭上下半辈子为他还房贷，这钱拿着也不嫌烫手！”

几年后，石头爸突然辞去了小煤井的活，到附近工厂看大门去了，石头妈也赋闲在家了。这老两口本是挣钱路上停不下来的陀螺，咋变得会享受生活了，是不是中彩票了？

原来，他们这些年给石头的钱，石头都没花，偷偷给父母买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。石头妈已经五十五岁，开始按月领钱了，过不了几年，石头爸也能领养老金了。

石头说，如果自己当年花了父母的钱买房，还房贷，以后再买车，再养孩子……什么时候不缺钱？父母岂不是牵挂自己一辈子。用父母的钱为他们买保险，他们生活有保障了，自己也减轻了负担。即便自己以后发达了，有经济能力去更好地改善父母的生活，也不如这保险按月领，他们花着心里坦然，父母生活安定了，自己在外面才放心。

大家都说石头是个孝顺的娃，以后二姑娘的外号再也没人叫了。



穷日子 好生活

马海霞

我妈和宋姨是小学同学，宋姨中专毕业后进国企从事财务工作，我妈则一直生活在乡下。前年，宋姨儿子大鹏返回市里开公司，宋姨也清闲下来，常来看望我妈。我妈说，穷在深山有人找，就冲宋姨这份情谊，必须亲自登门还礼。

宋姨自然热烈欢迎，她先带我们去参观她家的别墅房，又领我们去大鹏的私人会所吃晚饭。席间大鹏让我们看去年他领着老妈自驾游的照片，我嘴上称赞，内心却自责自己没能力让父母住上好房子，也无钱闲领他们去诗意的远方。

回家后，我开口说，不能再这样活了，出门长了见识，得改变了。她打算花点钱将耳房上面用铝合金罩起来，既当书房，又当“观景房”，三面观景，远可观碧青山丘，近可见青葱菜地、溪水潺潺。我妈说，老宅子花点儿碎银子，稍

加修整，住着一样舒适赛神仙。

说干就干，我妈年轻时在建筑队当过小工，会一点木工和瓦工，亭子工程她自己包了，耳房的观景房让村里干铝合金的师傅承做。我妈年轻时就是有名的巧手，耳房竣工后，我妈内装修停不下来了，家里旧毛衣也翻腾出来，拆成一个个线团，又是钩又是织，恨不得将家里所有家具都穿上漂亮衣服。

她说，家里没钱，买不起宋姨家的高档家具，但家具是个小丫头可以任人打扮，新衣服套上面，越看越欢喜，这手艺可不是人人都有的。我妈说，人就得多出去看看别人如何享受生活，回来就地取材，在能力范围之内，也让自己逍遥一把。

我妈还和我商量，选个好天气，她骑着她的电三轮，我骑着我的电动车，我俩去逛湿地公园。到

夏天，号召全家人去东山粘知了，秋天进西山赏柿树。我妈的远方只停留在本县，她说她心脏不好，怕累。我妈环视她的老宅子，不时嘟囔：200多平的大房子、别墅房，也没我乡下宅子观景方便，等改造好了，也请宋姨一家来参观参观。

我妈70岁后，三观大变，以前老吵我们兄妹没本事，不努力，对我更是看着烦，见到恼。现在不了，开始开导我，要我学会享受生活，还劝我，别整天趴在电脑上写文章，钱够花就行。我妈的“够花”特指吃顿饭。

我妈去了一趟“大城市”，见识了有钱人的生活，回来反而更加热爱她的“穷”日子了。她“反常”的举动，让我看到岁月不仅仅赏赐了我妈皱纹和白发，也给予了她人生的智慧：做人不攀比，挖掘眼前的美好，乐活当下。